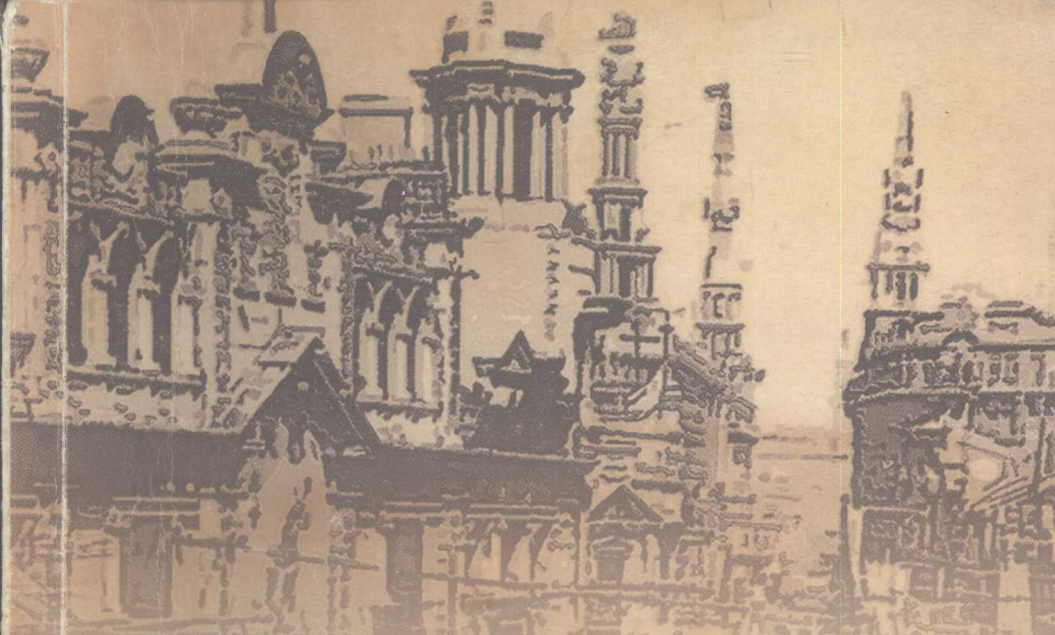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门闺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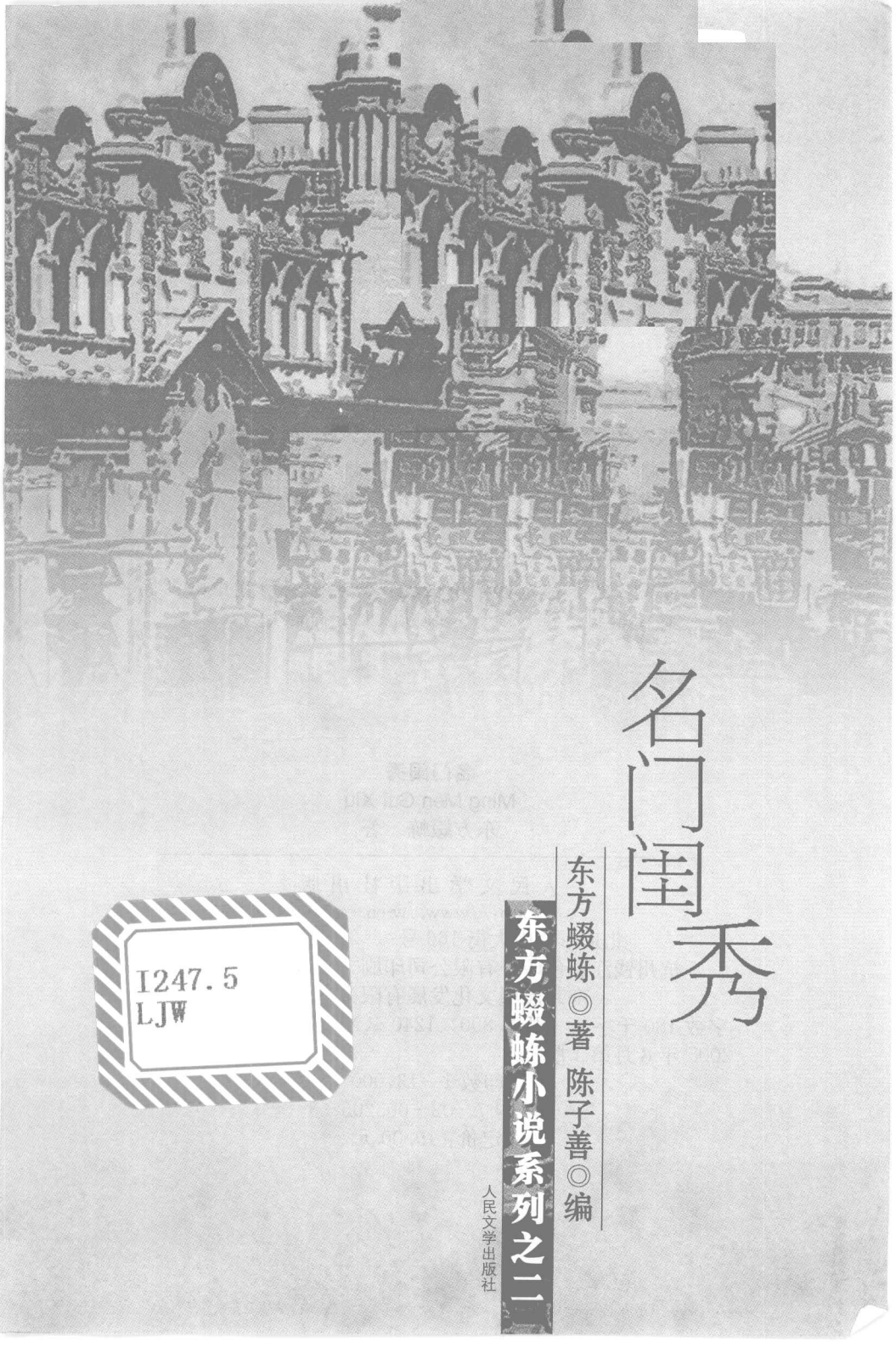
东方蠓蛛·「张爱玲的门生」
最逼似张爱玲的海派作家
四十年代上海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
「最美的收获」之一

东方蠓蛛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东方蠓蛛小说系列之二





名门闺秀

东方蠹蛸◎著 陈子善◎编

东方蠹蛸小说系列之二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247.5
LJW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门闺秀/东方蝓蛛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5

ISBN 7-02-005205-3

I. 名... II. 东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1436 号

策划: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中心
责任编辑: 郭 娟 装帧设计: 高静芳

名门闺秀

Ming Men Gui Xiu

东方蝓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

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照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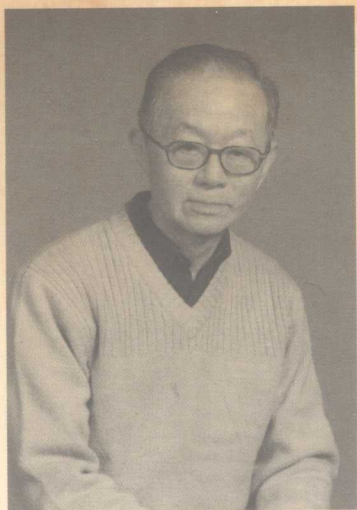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8.75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000

ISBN 7-02-005205-3

定价: 19.00 元



作者，摄于2002年



畅销文库

被誉为“四十年代男版张爱玲”的东方蛰蛰，原名李君维，又有笔名唐优、枚屋等。祖籍浙江慈溪，1922年生于上海。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学院，曾任上海《世界晨报》《大公报》编辑、记者，1950年移居北京，先后在文化部电影局、中国电影公司任职，现已退休。

东方蛰蛰的文学生涯跌宕起伏，1945年开始发表散文，次年开始创作小说，五十年代以后搁笔，八十年代起重新焕发创作热情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绅士淑女图》（1948）、中篇小说《伤心碧》（1996）、长篇小说《双城故事》（1952）、《名门闺秀》（1987）和散文集《人书俱老》（2005）等。

本书系“东方蛰蛰小说系列”第二种，收入长篇代表作《名门闺秀》。在这部晚年的精心之作中，东方蛰蛰细致地描绘了上海“名门”席家的变迁和席家女儿席与容曲折的婚恋，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青年的追求有真切的展示，小说同时也是老上海都市日常生活的生动长卷。

东方蛰蛰长期在现代文学史上缺席，出版这位四十年代重要小说家的优秀作品，不但为现代文学史补阙，更进一步为“张派”小说的历史地位正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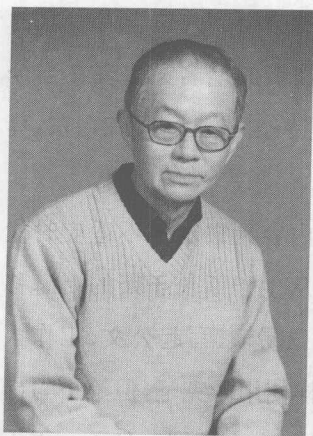
东方蠹蝶小说系列



策划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中心

责任编辑：郭娟

装帧设计：高静芳



作者,摄于2002年

作者自序

我于一九四五年开始发表散文,一九四六年开始写小说,取了一个怪僻的笔名东方蝾螈,无非是想引人注意而已。一九四八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下,出了本短篇小说集《绅士淑女图》,从我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创作的小说中选收了七篇,薄薄一本小书,怪可怜见的。这是比我年龄小而出道早的同学马博良(即后来的香港诗人马朗)推荐给上海正风文化出版社出版的。这个出版社的老板本钱有限,言明在先不开稿费,我与同时同社出书的其他朋友如董鼎山等一样,都不计稿酬,但求出书。我还请相交不久的画家赵无极画了个少女头像,套绿印在白色的封面上。

世事变迁无恒,万物轮回不已。想不到四十多年之后,这本

薄薄的小书竟然会重新影印问世，竟然会得到几位学者专家的瞩目，乃至撰文评论。东方蝓蛸这个怪僻的笔名又重现在当今报刊。顺便说明一下，蝓蛸二字出于《诗经》卷三：“蝓蛸在东，莫之敢指”，朱熹的注解：“蝓蛸，虹也。”

一九四九年后，我所写的小说从内容到文字已不适应时代的号角了，只好收摊。一九五〇年我从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移居到北京，当了一名机关干部。我改弦易辙，写起公文、工作报告、调查研究报告之类来了。虽然同样使用派克笔，但笔下写出的东西与过去所写泾渭分明，各个不同，大大不同。日子一天天这样过着，倒也赢得了“秀才”的雅号，到七八十年代晋升为“老秀才”，同事们发生什么语文上的争执，往往找我来作裁判，我像喝下了绍兴美酒，醺醺然、陶陶然了。虽说小说这一摊子已收，在五十年代，实在手痒的时候，也写过一两篇，一个中篇《双城故事》发表在上海《亦报》，那是一份小报；一个短篇《当年情》发表在上海《新民报晚刊》，那是百花齐放当口放出去的。这两篇都随便用个笔名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我写了一个长篇小说《名门闺秀》和一个中篇《伤心碧》，都署了户口本上的真名实姓。这时似乎在追求平淡平常了。

我现已八十二岁，步行在冬日残照的街道上，步履蹒跚，行动迟缓。拐进寂静的小胡同，触景生情，蓦然回忆起昔日生活片断……时代已进入二十一世纪，我好像定格在二十世纪，我的手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停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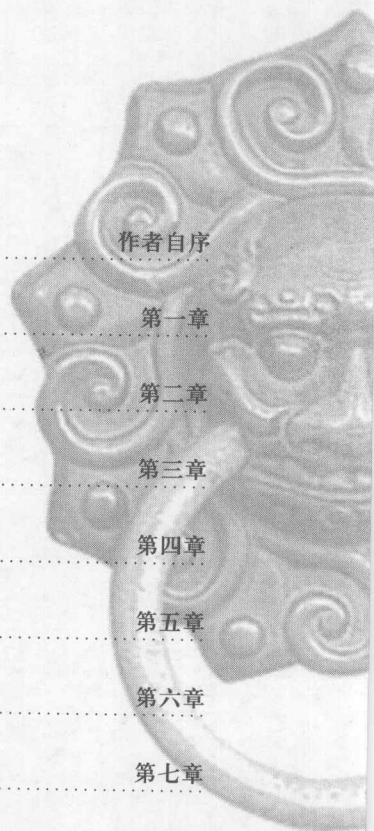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小说大都描写三四十年代上海中上阶层人家的生活，因为我生长生活在这个阶层的生活圈子里，我熟悉这个阶层的男男女女各种人物，熟悉他们的追求与失落、兴败与荣辱、恋爱与婚姻、和谐与争斗、风俗与习惯、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……

沉溺在小说世界，沉溺在现实与想像、人生与艺术、真与美的交织之中，仿佛伴随着细细的江南丝竹，我感到阵阵喜悦，丝丝幸福。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热心的陈子善先生为我策划编辑小说集。他把我一九四九年前发表而未被收入那本小书的数个短篇，一一找出原载刊物核实，同时发现当年我与舍妹所绘插图，也一并编入。当年兄妹案头合作的情与景，又历历在目了。当代学者教授吴福辉、陈子善、张颐武、陈学勇、陈青生、左怀建等先生与我素昧平生，先后撰文评论我的旧作，谨表感谢。之后，我与他们成为忘年之交，以文会友，增添我晚年生活的情趣不少。青年时代以来的前辈和朋友，冯亦代、姚苏凤、董乐山、董鼎山、何为、沈寂、叶明、沈毓刚、秦绿枝、朱曾汶等，在创作上给我的引导、鼓励和帮衬，我当永志不忘。

目 录

P1	作者自序
P1	第一章
P14	第二章
P48	第三章
P65	第四章
P93	第五章
P113	第六章
P149	第七章
P190	第八章
P210	第九章
P251	第十章



固的。大户人家自有大户人家的体统。

席与容在幼年时，是由父亲席老爷做主许配给世交曾府的独生子曾宪琪的。

那一年春节，曾太太带了儿子宪琪到席家拜年。席老爷、席太太在客厅里会客，他们端坐在红木雕花椅子上，慢慢地喝着茶，闲闲地说着话。席太太打开果盘的玻璃罩子。那果盘是紫檀木框架的，内装九个描金细瓷小碟，中间一个是正方形的，四周八个是三角形的，九个小碟拼起来又是个正方形。碟内装着金丝蜜枣、冬瓜条、松子枣泥糖、椒盐核桃，还有几样洋式糖果，如巧克力、奶油太妃之类。席太太捏了几颗松子枣泥糖，放在曾太太面前，说：“请用点……”



那时曾宪琪七岁，席与容五岁，各自靠在母亲的膝盖上。席太太凑在与容耳朵边说：“请宪琪哥吃糖啊！”与容踮起脚尖，从果盘里抓了一大把奶油太妃糖，塞到宪琪手里。宪琪双手捧不住，便撩起琵琶襟马甲背心下摆兜了起来，回头又送还与容几颗。席太太见了，眯细双眼瞅曾太太一眼，曾太太会心微笑道：“琪儿跟别的孩子就是玩不到一块儿，年前就惦记着找与容妹妹玩儿呢。”席老爷一高兴，脱口而出：“那就把我们与容给您做儿媳吧，就是不知道高攀得上不？”曾太太笑道：“只怕我家琪儿没有这福分。”曾太太嘴里是谦逊，心里是自负的。前辈出过状元，清朝做过官的曾家娶一位经营建筑业发家的席家小姐做儿媳，门第显然是绰绰有余的。曾太太招手把与容叫到跟前，从大襟上摘下一只翡翠别针，别在与容的洋红小棉袄上，抚摸着与

容的小辫，回头对席老爷说：“我这一别，可把与容别住不放了。”

别针上镶着一只油光碧绿的蝴蝶，蝴蝶死死镶嵌在黄金框架里。

到席与容十几岁时，曾太太正要正式下聘，不巧碰上席老爷去世。按照旧时礼法，父母去世要守制三年，服丧期间不能操办喜事，与容的订婚典礼一拖就整整三年。趁此机会，与容升入高中，读到毕业。

这年夏天，曾太太托媒人传言要择吉订婚。与容又哭又闹，一口咬定：“不能嫁给一个鸦片鬼！”

曾宪琪只上过几年小学，曾太太说怕儿子在学校里受委屈，便索性辍学在家，聘请一位读过四书五经，又进过美国教会大学深造的老夫子，教宪琪学习中、英文。其实，宪琪成年即抽上鸦片，也无法正经上学了。宪琪抽鸦片，一说是曾太太默许的，一说是曾太太怂恿的。曾太太生怕把儿子放到外头去，交上不三不四的朋友，染上吃喝嫖赌的恶习，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，到头来也许弄得倾家荡产，落魄街头。让宪琪猫在家里抽大烟，花费再大总有个数儿，好赖可以守住曾家祖传下来的这份家产。再则，宪琪关起大门过大少爷生活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处于曾太太的眼皮子底下，都由曾太太亲自操纵、提携、监护，曾太太心里感到踏实，觉得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。

与容坐在席太太卧室里，抽抽噎噎地对席太太说：“妈，您想，年轻的抽上了大烟，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，日后有什么出息呢。您也不能不为女儿的前程着想。”

席太太顿时语塞，眨巴着两眼，瞧着与容，又瞧瞧大少爷席与森。自从席老爷去世之后，大少爷席与森一跃而为一家之主，席太太除了手里捏着家产不放手之外，什么都听从儿子的。席与森急躁地在房里来回走动，听了与容的话，心情沉重地坐了下来，对席太太说：“这件婚事是爸爸生前亲口定下来的，孩儿也不能擅自改弦易辙。再说曾席两家在社会上都有点地位，爸爸去世了，从我儿辈口里说出赖婚两字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外人议论起来，骂我不肖，岂非咎由自取，有损家声，孩儿实在担当不起。”与容抢白道：“爸爸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，信口说说的。再说，那时大家都是小孩，谁知他会变成这个样呢？”



席太太年轻守寡之后，长期住在娘家的四姑太太窸窣窸窣地在席太太房里收拾一包碎参须，听着他们兄妹越说越严重，作为一个外姓的人似乎不该再听下去了。四姑太太赶紧归拾利落，把房门轻轻地掩上，默默地回她自己的卧室去了。

席与森急躁地说：“三妹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爸爸为人一向是言必信、行必果的，真是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忘了咱们家的堂名——信远堂了？”

与容有点着急了：“现在都民国几年了？还讲什么父母之命，父命不违这一套。大哥，您也太不开通了！”

与森不言语了。席太太眨巴着眼，瞅了与容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又瞅着与森，慢声细气地说：“年轻轻的抽上大烟倒真是个事儿，你妹妹不能不想到这一层，不过抽大烟是可以戒掉的。”席太太过去也抽几口大烟，自从政府明令禁烟之后，吃着戒烟药水，

终于把鸦片烟戒掉了，现下只抽水烟。席太太又瞧着与容说：“过门之后，慢慢劝他把烟戒了，我看宪琪这孩子忠厚老实，还不像没有出息的样子。再说，咱们家跟曾家是世交，你爷爷跟宪琪爷爷真是亲如手足，知根知底，怎么说人家是靠得住的。宪琪是长子长孙，又是独子，不像有的人家叔伯妯娌一大堆，纵然万贯家财，人多嘴杂，是是非非，纠缠不清。说实话，你也应付不了。”

与容正好接过席太太的话茬儿：“他要有心戒烟，早就该戒了。干吗不让他现在就戒！”与森说：“也不能什么都听你的，你也太矫情了！”与森言下之意，有点责怪席太太过分娇宠与容了。

与容气冲冲地说：“什么都听我的？大哥，您既然这么说，我也索性矫情到底了：只要他哪一天把这烟戒了，我就哪一天跟他订婚！”与森激动了：“这话当真？”与容嘲笑道：“您忘了咱们家的堂名了？”席太太眨巴着眼，瞅瞅儿子，又瞅瞅女儿，眼看着他们兵来将挡，舌剑唇枪。席太太用恳求的眼光看着与森说：“那你就托媒老爷去说说……”

席与森自悔一时情急，说错了话，占了下风，也只好托媒人老爷到曾家去说说这个意思。曾太太一口拒绝：“咱们曾家讲的是忠厚传家远，讲的是言出如山，又不是承包什么买卖活儿，还来个讨价还价的。”言辞之间有点不太客气了。席家早先也是书香门第，到席老爷这一代从家乡来到上海经营建筑业（那时叫营造业），趁便买卖房地产，在这十里洋场上发起财来。曾太太含沙射影地讥讽席家的商人习气。

媒人急急忙忙把曾太太的话传了回来，当然把曾太太带刺儿的话给冲淡了。与容一听，抽身就回自己房去，关门，插锁。到晚上，一家人都下楼吃饭了，只有与容没有下来。陆妈在盛饭，大少奶奶金绮年从陆妈手里接过小半碗饭递给席太太，席太太说：“我吃点粥。”金绮年把半碗饭递给四姑太太，又去盛粥，笑道：“妈为了三妹的事儿，吃不下了？”席太太说：“你给我上楼去瞧瞧，让她下来吃饭。”金绮年捧了碗粥，带了笑声说：“方才我去敲过门了，三妹理都不理我。”四姑太太站起身来说：“我上去看看。”半晌，四姑太太下楼来对席太太说：“她说不想吃。待会儿我给她端上去。”席太太不言语了。



这一宿，席太太也没正经入睡。天蒙蒙亮时，陆妈唤醒席太太：“三小姐房门敞着，人不见了！”席与森闻讯，披着纺绸褂子，边走边穿，来到席太太房里。金绮年也跟着走了进来，气咻咻地对与森说：“赶紧赶紧，大姐、二姐家先找找。要是不在这两家，就麻烦了！对了，要不就到她同学张佩兰家去了，这一乱，把我也急糊涂了。”

席与森到楼梯口给大小姐席与德打电话，席与德说：“没来过。”与森又给二小姐席与言打电话：“三妹今天早晨不知上哪儿去了，没上你家吧？”与言说：“没有来啊，怎么了？”与森着急地说：“没有去就算了，赶明儿再详细谈吧。”

与森回房里穿上一件直罗大褂，对席太太说：“我到张佩兰家去找找。”席太太说：“那赶快让阿福出车。”席家有自备的包车，阿福是拉车的。与森说：“我让绮年打电话叫祥生汽车了。”

祥生出租汽车公司是当时上海滩上孺妇皆知的，它的电话号码是一个四字，四个零字，简称四万号，很容易记住。

席与森乘坐祥生汽车来到爱文义路一条弄堂里，找到张佩兰家。张佩兰在一间简陋的客堂间里接待与森。张佩兰惊讶地说：“席大哥怎么一老早就来了？”与森把与容失踪的事说了一遍，问道：“没上你家来？”佩兰有点慌张的样子：“没有来啊！”

与森一进门就看见衣架上挂了一条真丝白围巾，这是与容常用之物，与森一下子心中有数了。他知道张佩兰不会轻易说出与容藏在她家，便说：“你跟与容同学多年，真是一家人似的。与容这件亲事，你也一清二楚，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万一……”佩兰说：“席大哥，我可真不知道。这两天，我看她神思恍惚，少言寡语的，我心里琢磨着大概是为了婚姻大事在犯愁。我倒是问过她，她总是避而不谈。多问两句，她还跟我犯急。怎么突然就出走了？”与森想给佩兰一个台阶下，说：“那你想想她会上哪儿去了呢？”佩兰说：“我实在想不出她会上哪儿去，没去她二姐家？”与森说：“没去。她也不一定听二姐的话，你们多年朋友，你的话她还是听得进去的。”佩兰说：“我跟与容倒真是无话不谈，不过关于这件事儿，我实在不知怎么说好。我要是劝她服从您的意思，我觉得我不应该说违心之言；要是我直言相告的话，在您面前又不好交待。”

与森听了这话，心头的火压抑不住了：“这下你可说到点子上了。还不是你把那些新文艺书籍弄来给她看，什么妇女解放，恋爱自由，婚姻自主之类，把与容的脑子搅得乱七八糟的，不然

说不定还不会发生今天的事儿呢!”

张佩兰虽然在席家出出进进,但是跟席与森是客客气气的,她想回驳与森,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与森仍悻悻然地说:“这是我们席家的事儿,你掺和在里头,可得负责任!”佩兰忍耐不住了:“我怎么掺和在里头了?”与森脸也发白了:“不掺和,你就把与容交出来!”佩兰愠怒地说:“我看出来了,您一进门就以为我把与容藏起来了。我跟您说实话,她的的确确不在我家!”与森指着衣架上的白围巾,气呼呼地嚷道:“请问,它怎么在这儿挂着!”

佩兰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张佩兰的母亲从后房走了进来,看来她在门外听了半天,实在忍不住才出头露面的。那时的妇女是轻易不会见男客的。“席少爷,您息怒,这围巾是她们俩一起买的,一人一条,一色一样,这是我们家佩兰的,不是席小姐的。这次席小姐实在没有来我们家。”

与森这时感到自己过于冒失了,脸上一阵发烧。张佩兰母亲软声细气地说:“是啊,谁家遇到这样的事儿也着急……”与森趁机向张家母女致歉,匆匆上汽车回家。

与森回家,急急上楼,大少奶奶金绮年已站在楼梯口等候了。

“哎哟,怎么去了这半天?妈都着急了,正叫我去找你呐!”金绮年一面拉了与森朝席太太房里走,一面说:“三妹有着落了,就在大姐家里。方才大姐家的章妈来电话,说她是在外面烟纸店打过来的。你早晨给大姐去电话时,三妹刚踏进大姐家的大

